**垂钓**

策展人：侯瀚如

艺术家：沈远

开幕：2022年11月1日（仅限邀请）

展期：2022年11月2日至2023年2月26日

主办：红砖美术馆

红砖美术馆将于11月2日推出沈远个展 “垂钓”。本次展览由侯瀚如策展，展出艺术家沈远的6件装置作品，其中5件创作于2019至2022年这段特殊时期，与艺术家的个人经历有关，作品溯源于日常生活场景和身体亲密细节，它们看起来是开放的、柔软的、流动的、几乎无以名状的元素在“漂浮”，既透气又紧缩……

在这次展览中，沈远把看似简朴实则占据中心地位的作品《垂钓巴黎的空气，2020》设置为整个展览动线的里程碑。她的灵感来自杜尚一语双关的视觉和文字游戏，特别是他著名的作品《巴黎的空气》（1919）和《新鲜寡妇》（1920）。杜尚的作品是语言和心理上的陷阱，创造了一个关于感知/翻译/误解/“误产”（伪造）文化物品和意义的永恒神话。

《垂钓巴黎的空气，2020》通过引用黄永砅的《圣人师蜘蛛而结网》（1994）而对她的终生伴侣致以敬意。黄永砅在作品中师法于编网的蜘蛛，它的影子投在杜尚的话语上，作为对杜尚的“致敬”。通过对杜尚和黄永砅的重叠引用，沈远进一步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另一个令人失陷的文字游戏；这与塞缪尔·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（En attendant Godot）（1948-49）相呼应，沈远在垂钓，等待鱼儿上钩。但，也许根本就没有鱼……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等待中，人们决定成为艺术家，而艺术也变得有趣起来。

《马特奥和我，2019-2021》是沈远对失去至亲后自我封闭期感受的回应。她与少年马特奥（Mattéo ）共同合作，呈现了两人各自“自我禁闭”的经历。作品展厅的正面墙展示了马特奥的绘画，左右两边分别是他拍摄黄永砅和沈远工作室的照片，沈远按照马特奥绘画中笼子的形象做了一个装置， 并在罗马展览现场做了一个擦洗自己笼子的行为表演。强烈的共情和角色互换，让我们重新思考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定义。

《记忆的碎片，2019》，头梳这可能伴随我们一生的物品，清晨时用它梳理去昨夜梦的沉渣，并开启出新思路；梦犹如记忆的新芽，破土而出，记忆如头皮般轻薄而脱落……这件作品是沈远受塞努奇博物馆（Cernuschi Museum）馆长易凯（Eric Lefebvre）邀请创作，通过作品与古代藏品的对话，唤起我们对时间与记忆的思考。

《Gazelles，1990-2020》题目来自法国普罗旺斯一个学生宿舍的名字，是沈远1990年初到法国后和黄永砅在一起的第一个落脚点。作品以蜡为材料翻制了一个双人枕头，它的一边架起一个单人席梦思床垫的内心弹簧构架，中心部位安置了一个铜皮打制的女性的手，手上停落着一只铜丝编制的蜻蜓，在其周边也有几只蜻蜒围绕穿梭。这件作品叙说了一段往日的故事，也表现了天地人间那隔时空的神秘感应......

创作于2017年的作品《阴性花园》，以女性的束身衣为造型，艺术家将其一裁为二，束身衣的上半身是一个封闭的空间，下半段是一个类似于花园的空间，观众可穿梭其中。紧身胸衣网状结构的柔软而精细的线料被坚硬的钢丝所取代，将女人的身体束缚起来……然而，大自然的生命拒绝被工业化、男性化的材料和结构所排斥，从其内部野蛮生长，形成一个活力充沛的花园，花园里还有一个喷泉——不仅是对农耕时代的呼唤，也是“女性”活力的呐喊。

《漂流记，2020》呈现三艘游轮（世界梦号、钻石公主号和威斯特丹号）的事件。由于covid-19的传播而导致成千上万的乘客被关在海上数周，多少人环球旅行的梦想变成了噩梦，人与人之间关系也随之改变——恐惧与拒绝，人生之旅也可随时改变方向。 我们不禁要问：漂流——游牧主义，或漫无目的的游荡，是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出路吗？